

乔簠成在元初书画鉴藏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像顾恺之《列女图》、颜真卿《祭侄文稿》这样的赫赫名迹都曾经其收藏，连宋徽宗《宣和书谱》在元初南方收藏圈的流传都与其有关。他与周密、鲜于枢等往来交厚，共同引领了元初鉴藏圈的文雅风尚，使至元、大德年间文人书画收藏继两宋之后再度繁荣……

特稿

乔簠成生平及书画收藏考略（上）

段莹

故宫博物院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书画
鉴藏史

乔簠成为元初著名收藏家，曾官秘书郎、江阴尹等职，与周密、鲜于枢及王恽、商挺、牟巘、黄石翁等皆有交谊。

（关于乔簠成的研究，首都师范大学李剑锋硕士论文《乔簠成书画鉴藏考论》对其生平、交游等问题考论甚详，对笔者多有启发。本文试从其他

角度对乔簠成的生平与收藏进行举证与考察）乔

氏身为文士，又曾供职于秘书监，故精于鉴定，所藏书画多出自宋金内府，颇多精好之物。其藏品除周密《云烟过眼录》等文献著录之外，传世者亦不在少数。法书有晋人《曹娥碑》、欧阳询《梦奠帖》、怀素《食鱼帖》、颜真卿《祭侄文稿》、杨凝式《夏热帖》、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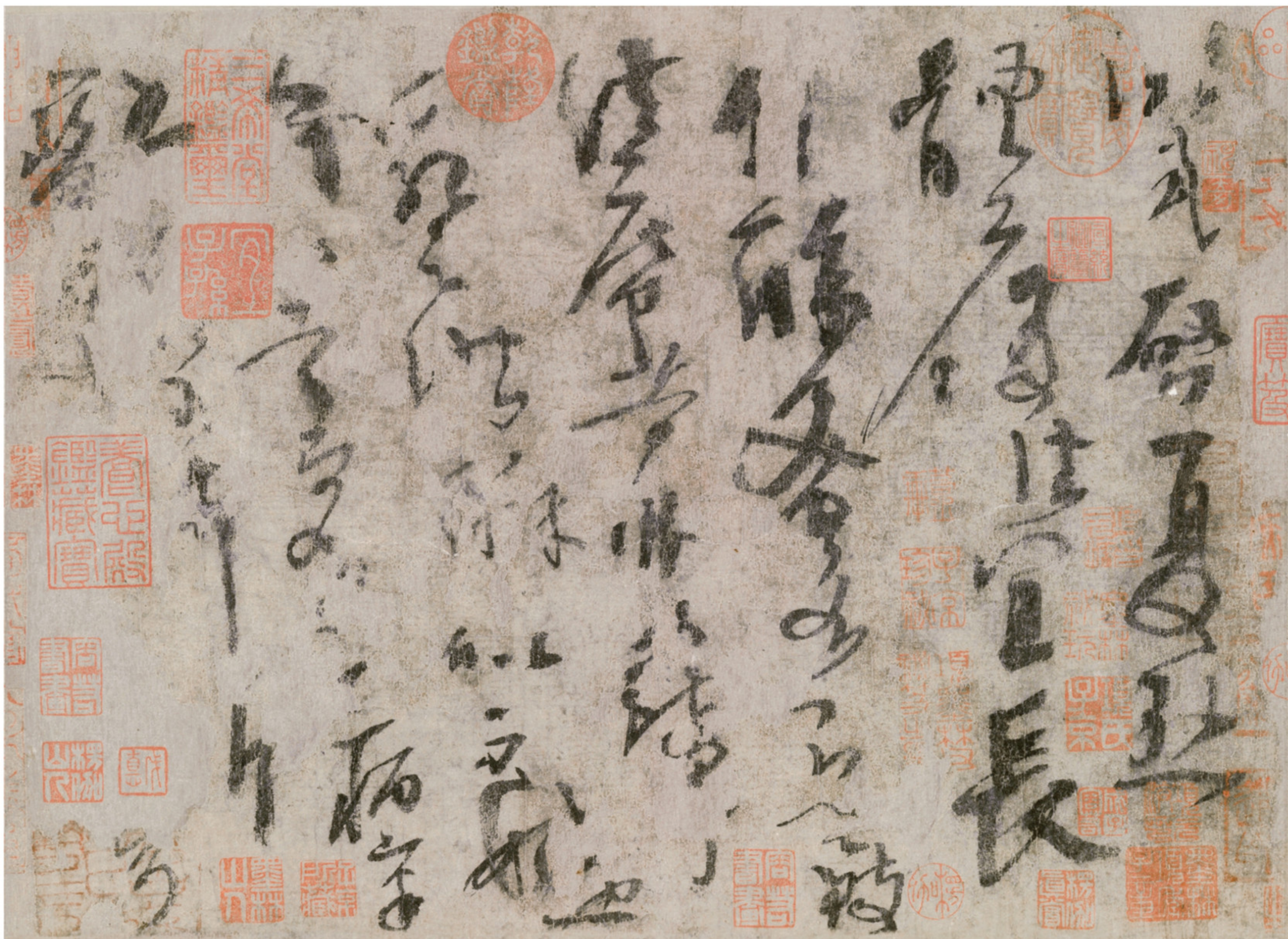
轼《李太白仙诗》、米芾《砂步二诗帖》、蔡襄《谢赐御书诗表》等，名帖有宋拓《太清楼帖》第二、八、十册等，名画有顾恺之《列女图》、卫贤《高士图》、李公麟《维摩演教图》等，皆唐宋剧迹，体现出乔簠成收藏的眼力与成就。

乔簠成不仅富于收藏，对于元初鉴藏圈风气的引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在江浙为官期间，将《宣和书谱》传播至杭州，并将供职秘书监期间累积的观画经验带入杭州鉴藏圈，推动了书画鉴藏的南北交流。此外，乔簠成为文士出身，与周密、鲜于枢等往来交厚，共同引领了元初鉴藏圈的文雅风尚，使至元、

大德年间文人书画收藏继两宋之后再度繁荣。这些都是乔簠成在书画鉴藏史上的独特贡献。

乔簠成生平考述

关于乔簠成的生平宦迹，史传无载。王世贞云：「乔簠成字仲山，考元史皆不载，仅见之右军《千呕帖》、《朱巨川告》跋，书法不能佳，而考据颇精洽。据此诗尾，谓『早岁苦吏事，丛脞不为诗』，当亦是一州邑官也。」（【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百六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今据文献，对乔簠成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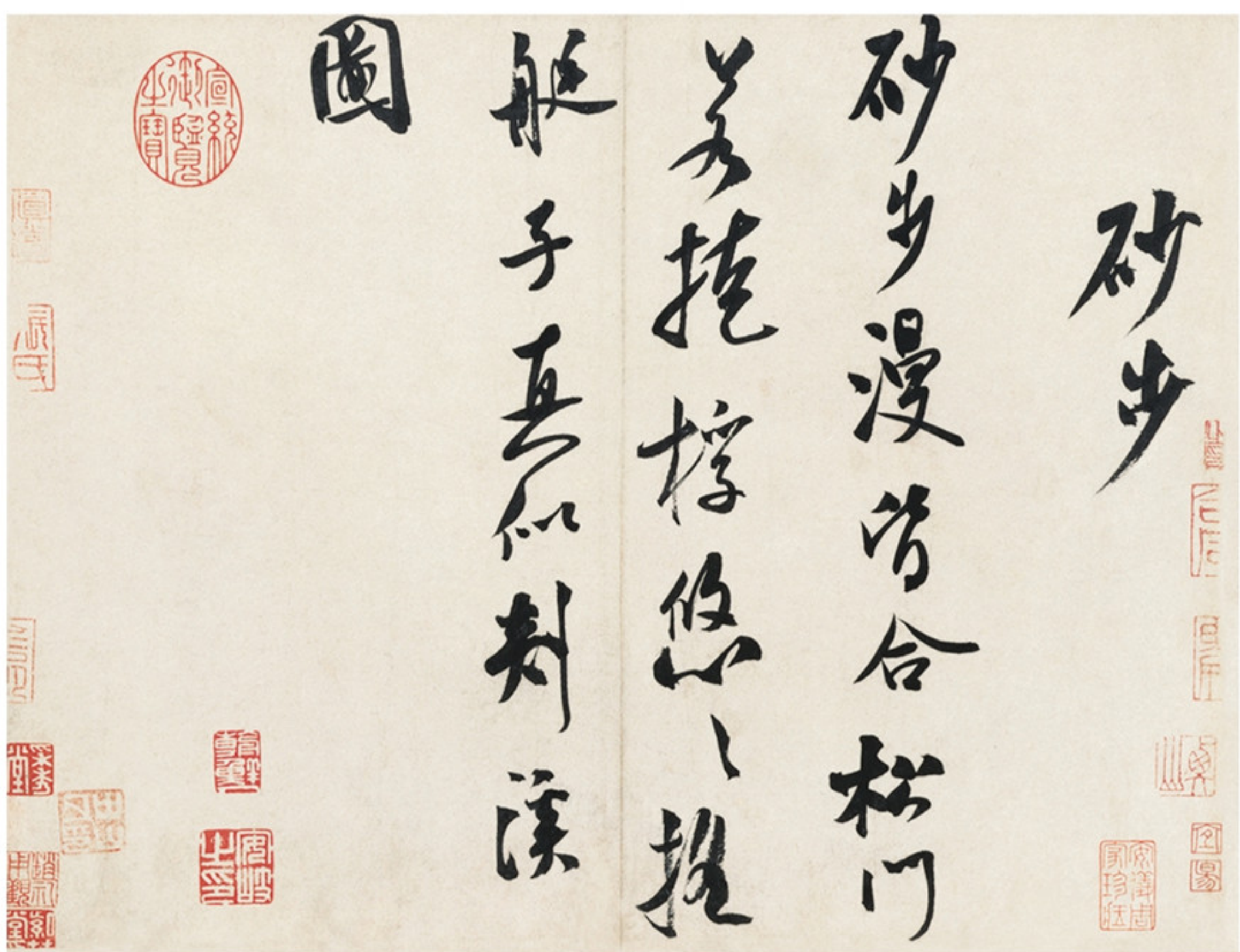


五代 杨凝式 夏热帖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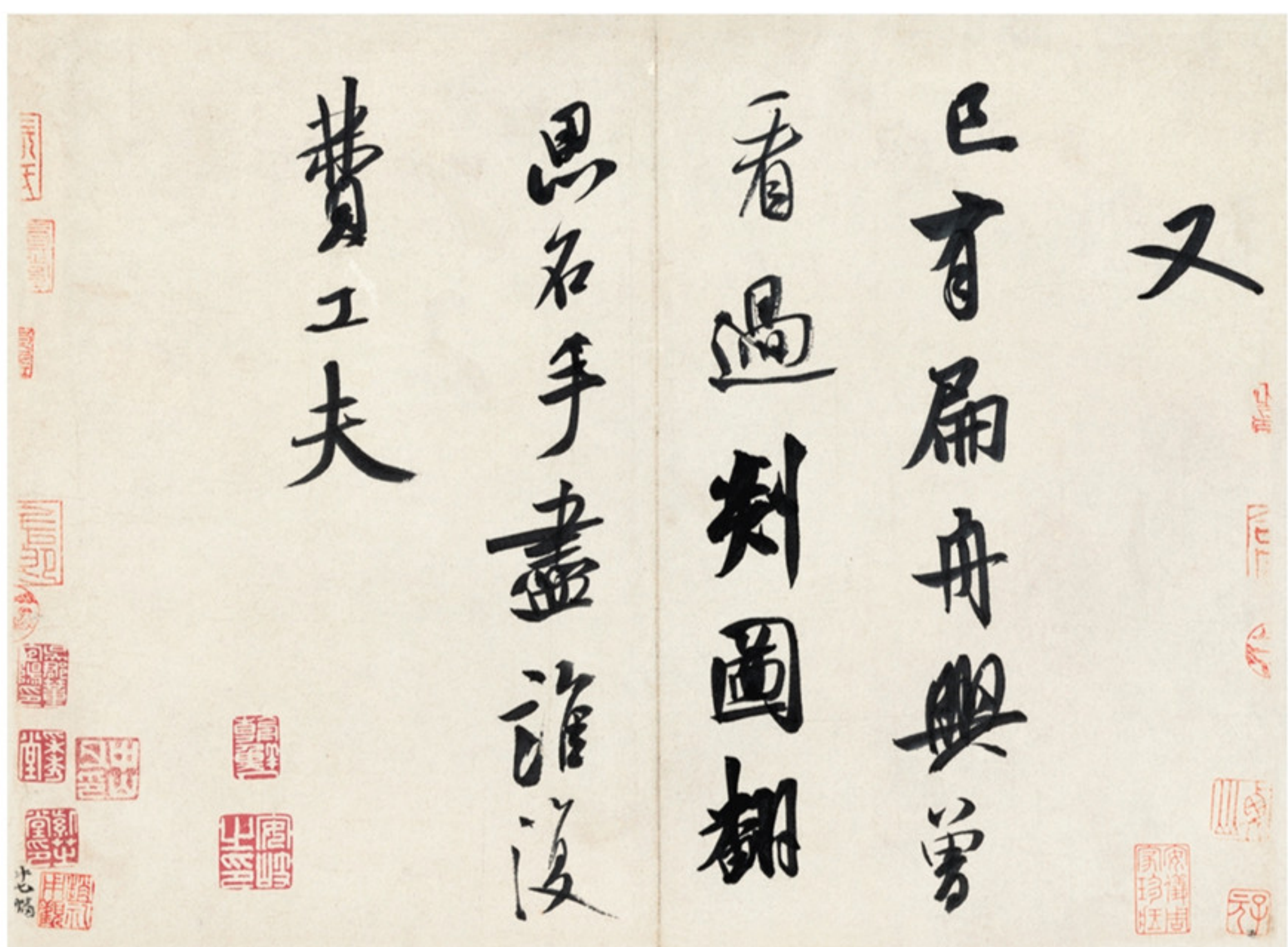
略考如下。

乔簠成字仲山。《云烟过眼录》四库全书本、十万卷楼本皆称「乔达之簠成号仲山所藏」，以「仲山」为乔簠成号，「达之」为字，实误。元人有乔达字达之，燕人，官至翰林直学士，善丹青。与乔簠成并非一人。考察《云烟过眼录》的明人转抄元抄本及其他善本，也皆未提到乔簠成有「达之」之字。根据《云烟过眼录》明周日东抄元至正二十年夏颐一卷本（国家图书馆藏），其中著录乔簠成藏品两次，一为「高仲山收冰清」云云，一为「又高仲山」云云，其中「乔」误书作「高」，但字仅言「仲山」，未提「达之」。又清丁敬抄二卷本《云烟过眼录》（国家图书馆藏），书作「乔簠成号仲山所藏」，亦未提「达之」。由此可知，《云烟过眼录》以乔簠成字达之，应是传抄之讹，误将两人混为一人。

关于乔簠成的生年，李剑锋据《珊瑚网》著录王羲之《思想帖》后赵孟頫题跋中诸公以年龄排序，将乔簠成生年定在一二四四年至一二四五年之间，笔者同意此说。其卒年不可考，根据乔氏所作题跋，其最晚活动时间在皇庆二年（一二三三年）十二月初一。（参见《千呕帖》后跋）



宋 米芾 砂步二诗帖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乔簠成至元初为御史台吏，王恽《题山谷苦笋赋帖后》云：

临安漕副乔仲山，予为御史时台小吏也。（【元】王恽《秋涧集》卷七十二，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

王恽任监察御史是在至元五年（一二六八年）至九年（一二七二年）间（事见《元史》本传），则乔簠成任御史台吏亦在此

时期。至元十年（一二七三年），以东曹掾出使延安道。《困学斋杂录》云：「秘书郎乔仲山云，至元十年，自以东曹掾

出使延安道，出鄜州。」（【元】鲜于枢《困学斋杂录》，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年），乔簠成在秘书监任职秘书郎。（【元】王士点《秘书监志》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秘书监是

元代掌管内府书画的机构。乔簠成在秘书监期间，应观看了不少内府所藏书画名迹，这为他后来的书画鉴藏取得了有益的积累。

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乔簠成卸秘书郎任，官浙西。鲜于枢跋徐浩书《朱巨川告身》云：「右唐太子少师、会稽郡公徐浩字季海书《钟离县令朱巨川告》。……至元丙戌（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年）购于武林，明年重装，又明年，因秘书郎乔仲山官浙西，携《书谱》见访，遂得详考书于卷末。」此后若干年定居杭州，同周密、鲜于枢等诸公往来观画。乔氏初任浙西时官职或为临安漕副。

王恽云：「临安漕副乔仲山，予为御史时台小吏也。庚寅（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冬南行遗杭，仲山以是帖贻予。」

庚寅距乔氏戊子年来杭仅两年，或可推知。大德二年（戊戌，一二九八年）时乔氏迁行中书省左司员外郎，据嘉庆《山阴县志》著录《元南镇庙记》云：「大德二年……三月癸丑，钦奉诏旨将事，而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司员外郎乔簠成以终献相明祀。」（嘉庆《山阴县志》卷二十七，民国二十五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

校刊铅印本）大德九年（乙巳，一三〇五年）

时乔氏授江阴尹，据牟巘《澹轩记》

云：「燕山乔侯扁所居轩曰澹，参政左山商

公挺实名而书之，因来寄声俾为之记。……

惟是乔侯入则郎省户，出则赞藩方，今又

怀澄江丈二组，有社有民，诚朝廷之士，

尊主强国之人。……乔侯名簒成，字仲

山甫云。乙巳六月二十五日记。」（【元】

牟巘《陵阳集》卷十一，民国吴兴丛书本）澄

江即江阴。大德十年（丙午，一三〇六年）

乔氏江阴任上，据陆文圭《送乔州尹序》

中「冠氏乔侯仲山于大德丙午自杭来守

暨」可知。（【元】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六，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乔簒成又曾官饶州，且应为终官。

柳贯《夷门老人杜君行简墓碣铭并

序》：「至元、大德间，儒生学士搜讲

艺文，绍隆制作，礼乐之事，盖彬彬乎

太平极盛之观矣。……梁集贤贡父、高

尚书彦敬、鲜于都曹伯几、赵承旨子

昂、乔饶州仲山、邓侍讲善之尤鉴古有

清裁。二君每上下其论议，而诸公亦交

相引重焉。」（【元】柳贯《柳待制文集》

卷十一，四部丛刊景元本）其中，柳贯对梁曾、

高克恭、鲜于枢、赵孟頫、邓文原皆称

其终官之官职，则乔簒成应也不例外。

乔簒成的宦迹与交游，或与其籍贯

有关，其在跋中自称「北燕」、「燕山」人，

牟巘《澹轩记》称「燕山乔侯」，而陆

文圭《送乔州尹序》则称「冠氏乔侯」。

冠氏为冠州旧称，元初属东平路。东平

位于今山东，原为金国属地，金灭归元。

严实父子执掌期间，崇文兴儒，对流寓

金士予以庇护，并大力选拔起用，招收

生徒数百人。包括阎复、徐琰在内的「东

平四杰」皆出自东平府学。元名臣诸如

张孔孙、王恽、雷膺、夹谷之奇、魏初等，

也曾东平府学受教。这些举措使东平

一时汇聚四方之士，「人物之盛为诸道

最」。（《元史》卷一六〇）联系这一背景

可知，乔簒成祖籍应在北燕，其先为

金人，金亡后迁居东平冠氏，遂以冠氏

为籍。

冠氏至元初为东平路属县，亦为人

才耆宿荟萃之地。元好问、商挺、杨奂

等都曾寓居冠氏，受到赵天锡、严氏父

子的礼遇。可以想见，乔簒成深受东平

文化风气熏陶，并且极有可能曾经受教

于府学。

东平为元朝廷输送大量人才担任清

望之职。这些文臣在朝中相互援引扶持，

形成很大的势力。袁桷云：「朝廷清望

官曰翰林，曰国子监。职诰令，授经

籍，必遴选焉。始命，独东平之士什居

六七。……桷向为翰林，属所与交，多

东平，他郡仅二三焉。若南士则犹夫稊

米矣。士乐得所依，连汇以进，各以其

所向，上有以挽之，下有以承之，势使

之然也。」（【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

十四「送程士安官南康序」，四部丛刊景元本）

从乔簒成的交游来看，他曾为王恽下属，

多年后与王恽仍保有君子之谊。其轩匾

又由商挺题写，王、商二人皆为朝中东

平士人之代表，从中可以推知，乔簒成

与朝中的东平一派有连，且应是其中成

员。从乔簒成宦迹来看，其任郎官之职、

位列清望，与他在朝中隶属东平一派也

是有关系的。并且，由于东平派诸公在

元初文化圈也担当引领风气者，乔簒成

与他们的往来对他在士林中的名望也多

有助益。

乔氏身为东平士人，受东平士风熏

染，在交游中往往以名士气为尚。这鲜

明体现在他对于书画收藏的态度。王恽

《题山谷苦笋赋帖后》言：「庚寅冬南



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
般若波羅蜜多呪即說呪曰
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
僧揭帝菩提薩婆訶
永樂丙戌歲予客燕臺真如
寺老僧元覺出示李龍眠演
教圖真跡隨索予書心經附
後自愧玉石難並固辭再三
老僧索之甚篤勉強淨手謹
書一通是夕上元日也
雲間沈度

宋李公麟演教圖精工之極蓋學陸探微乎
沈氏右相者後為寺御沈學士補書心經其
措法端勁之與畫相抗衡末為長安古寺常
住舊藏大希為有力之豪奪轉入飛鳧
手遂成世流俗有非法門敬奉之歟矣
公麟從秀鐵面游秀師河東進馬因取
而畫菩薩變相雖得畫家之時實以畫
作佛子未也元時惟之與趙子昂庶幾
不愧之
蘇若名競因題

舊款於長安花西邸中丙寅
二月望重觀於雲門書舫之紀
作矣 月旦

李伯時人品畫法名重當世故一時效之者衆魚目
混珠慧眼自難余所見最多惟惟袁氏白蓮社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
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
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
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
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
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
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
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
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
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
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
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
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
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
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
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
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
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
般若波羅蜜多呪即說呪曰
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
僧揭帝菩提薩婆訶
永樂丙戌歲予客燕臺真如
寺老僧元覺出示李龍眠演
教圖真跡隨索予書心經附
後自愧玉石難並固辭再三
老僧索之甚篤勉強淨手謹
書一通是夕上元日也
雲間沈度

王孫曰南草堂王叔美伏生授書項子京女孝經
朱少傳高士余蒙長公益假像與此卷維
摩演教圖乃真蹟其詳層本亂真涉之奚
取觀其所作摩詰文殊二像飄飄有天人相細
入微茫而高古超越塵凡面目聰慧法侶皆
飯心合掌為摩訶石點頭真神來之筆視後
世丹青手直土苴耳白描畫易纖弱柔媚
寂難道勁高逸今觀此圖如屋鐵絲唐有間
今宋伯時元有趙文敏可稱鼎足矣沈學
士書莊嚴整肅如程不識用兵六丁之傑也
太原王穉登書於快雪亭
辛卯三月既望武進徐宗浩同弟宗漢觀於歲寒堂



行遗杭，仲山以是帖贻予。或有以真贋为问者，予曰：『初未尝经意，唯其无心于得渠，无求而见赠，取与两间，皆出自然，若有不为嗜好所玩者。故喜为收之。至于书之真贋，君其问诸墨卿。』」可以看出，乔簒成对书画的取予，态度是非常达观的，他与王恽之间书画收藏的交流，体现出士夫阶层的淡泊之致，这与豪富商贾等重利者形成鲜明的对照，也成为他与鲜于枢、周密等放达之士交厚的原因。

乔簒成与《宣和书谱》在元初杭州的流传

《宣和书画谱》，宋时度藏于秘府，并未流传于世。南宋末年，元人入临安，对内府图籍进行搜括。《元史》载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年）九月，「括江南诸郡书版及临安秘书省《乾坤宝典》等书」（《元史》卷八）。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二月，「收宋国袞冕、圭璧、符玺及宫中图籍、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物」，「命焦友直括宋秘书省禁书图籍」。（《元史》卷九）《宣和书画谱》



东晋 顾恺之（传） 列女图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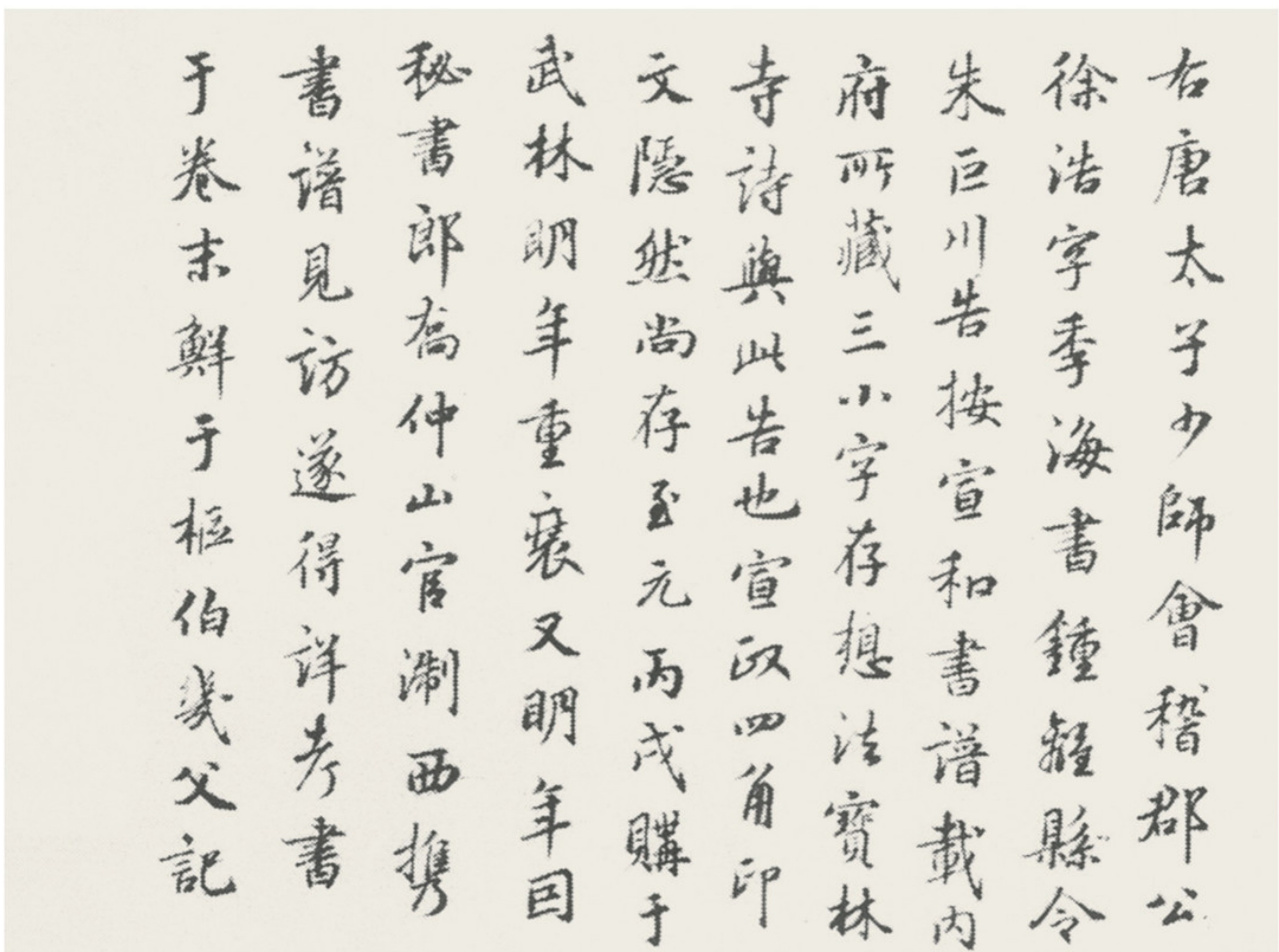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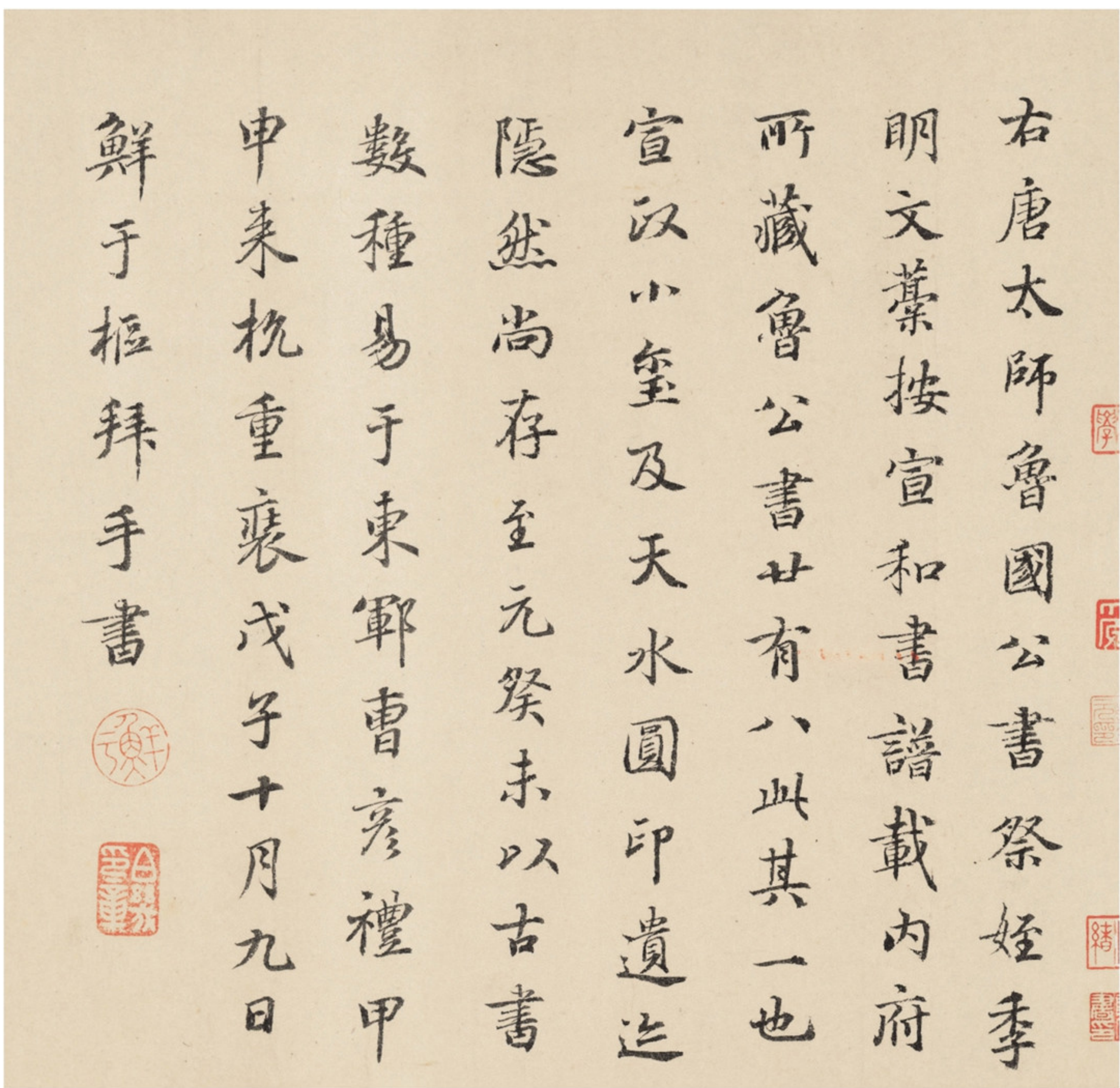
应是在此时由宋入元内府。

元至元、大德时期，《宣和书画谱》抄本开始从内府流入世间。《天一阁书目》著录「《宣和画谱》二十卷蓝丝阑钞本」，并云：「宋徽宗御撰。大德壬寅（七年，一三〇二年）延陵吴文贵识云：《宣和书画谱》乃当时秘录，未尝行世。近好古雅德之士始出以资证。」（【清】范邦甸《天一阁书目》卷三之一子部，清嘉庆文选楼刻本）《善本书室藏书志》记载大德七年正月王芝序云：「《宣和书画谱》自宋南渡后不传于江左，士大夫罕见称道。及圣朝混一区宇，其书盛行，好事之家，转相誊写，中间品目甚夥（伙），洊（荐）更迁徙，往往散逸人间。」（【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七，清光绪刻本）说明在至元时期至大德七年之前，《宣和书画谱》已经自元内府流传出来。事实上，王芝本人在至元年间就已经看过《宣和书谱》，其跋《刘中使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云：

右唐太师颜鲁公书《刘中使帖》真迹，著载《宣和书谱》，南渡后入绍兴内府，至元丙戌（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年）以陆柬之《兰亭诗》、欧阳率更《卜商



鲜于枢跋徐浩《朱巨川告身》
取自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徐浩《朱巨川告身》卷



鲜于枢跋颜真卿《祭侄文稿》
取自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颜真卿《祭侄文稿》卷

帖》真迹二卷易得于张绣江处。

可以看到，王芝对颜真卿《刘中使帖》的收藏，是参照了《宣和书谱》的著录。是时王芝尚未入秘书监，他对《宣和书谱》的掌握即应是来自士大夫之间转相誊写之本。

而乔篈成见到《宣和书谱》，则极

大可能是在秘书监。王恽言：「《远涉

帖》予二十年前观于大名魏氏家，未敢必为孔明书。及入秘监，见《宣和书谱》，乃知宋御府所收为武侯书明矣。」（《秋涧集》卷九十五）由此可知，元秘书监藏有《宣和书谱》，乔篈成利用职务之便在秘书监阅看《宣和书谱》是完全有可能的。

乔篈成在鉴藏中亦往往查对《宣和

书谱》。其跋颜鲁公书《朱巨川告》云：「右颜鲁公书朱巨川告，即《宣和书谱》所载者。」（【明】孙凤《孙氏书画钞》卷一，涵芬楼秘笈景旧抄本）跋张旭《春草帖》云：「今《春草帖》即《宣和书谱》所载者。」（【明】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

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云烟过眼录》所载，乔簒成藏经宣和、明昌御府递藏名迹十三件，并云：「右各有宣和御题及宣和大观印，睿思东阁大印。其后归金章宗，或剪去旧印，用明昌御府、明昌中秘、明昌珍玩、明昌御览大印。」

与他藏有《宣和书谱》抄本是有关联的。

乔簒成对《宣和书谱》在杭州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一二八八年），乔簒成卸秘书郎，任官浙西，将《宣和书谱》携示鲜于枢。鲜于枢跋徐浩书《朱巨川告身》（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言：

右唐太子少师会稽郡公徐浩字季海书钟离县令朱巨川告。按，《宣和书谱》载内府所藏三小字「存想法」、《宝林寺诗》与此告也。宣政四角印文隐然尚存。至元丙戌购于武林，明年重装，又明年，因秘书郎乔仲山官浙西，携《书谱》见访，遂得详考书于卷末。鲜于枢伯几父记。

由此可知，鲜于枢因乔簒成的携观，才得以见到《宣和书谱》，并根据此书对藏品进行考证。这件藏品的名称和宣政印文，与《宣和书谱》的著录相符，从而印证了它确经宣和御府收藏过，这

是令鲜于枢感到欣慰的。因此，他特地补作题跋对此进行记录。无独有偶，在得到《宣和书谱》后，鲜于枢又对旧藏颜真卿《祭侄文稿》（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进行考辨。鲜于枢得《祭侄文稿》在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年），四年后跋云：

唐太师鲁公颜真卿书《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书第二，余家法书第一。至元壬午（十九年，一二八二年）春，得于东郭曹大本彦礼。甲申（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钱塘重装。丙戌（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年）六月，鲜于枢记。

当时尚未看到《宣和书谱》。至元二十五（一二八八年）年得《宣和书谱》后，再次作跋对此帖来历进行说明，言：

右唐太师鲁国公书《祭侄季明文稿》。按，《宣和书谱》载内府所藏鲁公书廿有八，此其一也。宣政小玺及天水圆印遗迹，隐然尚存。……戊子十月九日，鲜于枢拜手书。

此跋与跋《朱巨川告身》作于同年，时间相去不远，可以想见鲜于枢得《宣和书谱》后，点检所藏法书名迹，喜有所获的欣悦之情。

乔簒成不仅将《宣和书谱》带入

杭州，促进了该书在杭州士人中间的流传，同时也造成了《宣和书谱》在收藏圈中的潜在影响。乔簒成对《宣和书谱》的掌握，影响到他对法书名帖的选择和收藏，继而波及其友人和递藏者。鲜于枢亦是如此。《志雅堂杂钞》记载：「（一二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困学斋，观郝清臣字清甫所留四卷张长史《秋深帖》，上有双龙印，下有宣和印，后上有政和印，后下有宣和别印。」张旭《秋深帖》见于《宣和书谱》著录，被郝清臣留于困学斋，显然已经过鲜于枢的印证。《志雅堂杂钞》又云：「伯几又自出索靖章草《月仪》一短卷，下有希世藏小玺及关右永兴军节度使印，盖韩氏物。一锦牡丹表首，俨如著色画成，盖宣和法锦也。」索靖《月仪》也著录于《宣和书谱》，张丑云赵孟頫有临本（【明】张丑《真迹目录》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鲜于枢对此卷的核对印证，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周密和赵孟頫的鉴赏。乔簒成对《宣和书谱》的传播，成为元初书画鉴藏南北交流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对于元初鉴藏圈有着深远的意义。（未完待续）